

語言轉向與社會史：

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

陳 建 守^{*}

摘 要

本文運用英語世界討論科塞雷克以及德國概念史研究的文本，探究科塞雷克的生平梗概及其所倡言的「概念史」研究。本文先就科塞雷克的學思歷程略為介紹，繼之引介科塞雷克對於「時間」的詮釋與設想，末則歸結到《歷史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與社會語言歷史辭典》的編纂歷程，以及德國概念史研究的承續與嬗變。

關鍵詞：科塞雷克、概念史、《歷史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與社會語言歷史辭典》、歷史時間、經驗的空間、期望的視域

^{*} 作者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訪問學員（2012-2013）。

airiti

Linguistic Turn and 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Reinhart Koselleck and

Begriffsgeschichte

Chen Chien-shou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the approach of Reinhart Koselleck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German conceptual history. This artic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brief biography of Reinhart Koselleck. Second, this article would focus on the assum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historical times issued by Reinhart Koselleck. Third, this article would explore the compilation and basic discipline of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 Basic Concepts in History: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guage in Germany*. Finally, this article would discover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Begriffsgeschichte* to discuss the continuity and change of this approach.

Keywords: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conceptual history),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asic Concepts in History: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guage in Germany historical times, Erfahrungsraum (space of experience), Erwartungshorizont (horizon of expectation)

語言轉向與社會史：

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

陳 建 守

A word can become unambiguous because it is ambiguous.

Without concepts there is neither historical experience nor historical knowledge.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

思想越是美好，詞句就越是鏗鏘，思想的準確會造成語言的準確。表達越是接近思想，用詞就越是貼切，就越是美（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英國文化史家柏克（Peter Burke, 1937-）在上個世紀的尾聲，曾為文簡要回顧當時流行於西方世界的三種「思想史」研究流派：第一種在英語世界盛行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取徑，是用來回應相對狹隘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研究取徑。第二種在法語世界盛行的研究取徑則是「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所倡導的「集體心態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collectives）。第三種

^{*} 本文初稿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之「翻譯與概念形成工作坊」（2013年10月7日）進行宣讀，承蒙與會評論人湯志傑教授多所點撥，在此申致謝悃。復蒙《東亞觀念史集刊》匿名審查人指出本文不足、誤譯以及錯謬之處，特此申謝。本文倉促修改，必有未臻完善之處，有請識者諒之。

研究取徑則是在德語世界萌生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 研究，關注的是語言的歷史和社會的歷史之間的互動關係。¹德國版本的思想史研究由關注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入手，本文將集中介紹此一版本的領銜人物科塞雷克 (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 及其倡言的「概念史」研究。

注重「社會」此一概念的歷史研究，或是如同研究法國大革命聲名卓著的美國史家達頓 (Robert Darnton, 1939-) 所言及的「觀念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²自然而然會發展一種注重「社會化的觀念」和「觀念的社會化」過程的文化史。而要探尋觀念與社會的互動，就非得從語言此一媒介入手不為功。³語言形諸於外的表現形式，即是各種不同的詞彙，而要探究詞彙的內涵概念，並進而擴及詞彙在社會各階層間傳播的過程，研究者勢必得轉換研究取徑與視角，去探究詞彙在社會如何經由被發明 (invention)、轉型 (transformation) 以迄定型 (crystallization) 的過程。詞彙所承載的概念其間流轉衍化之歷程，唯有經由探索詞彙／概念與社會的內／外在聯繫關係，方能知曉。

以科塞雷克為首的德國「概念史」學派，早在上個世紀六〇年代就已漸次開展出其研究取徑。鑽研概念史的研究者，最初是以傳統思想史只關注精英觀念和經典文本的考察為限，發出改革的檄文，轉而針對探究那些影響鉅深的重要「政治／社會」概念的形成、演變與挪用。因此，概念史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是社會史的新發展。⁴而當文化轉向和語言學轉向的研究潮流興起後，概念史研究又

¹ Peter Burk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3:1 (Jan., 1997), 55.

² Robert Darnt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219-252.

³ 參見黃興濤：〈序言：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收載黃興濤主編：《新史學：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4。

⁴ Niels Åkerstrøm Andersen, *Discursive Analytical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與這些研究取徑有互相匯合之處 (convergence)。⁵自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以來，歐美歷史學界受結構主義、符號學和後結構主義的影響，開始改變過去那種經驗性事物的研究，轉而考察語言和文化對建構社會意義的作用。⁶亦即日益敏銳地關注過去的人們是以何種方式談論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並且把他們如何體認或想像該社會的軌跡，視為重構那個社會的證據。這樣的論調是基於經驗要轉譯成爲意識，必定要透過語言的中介才能成之的觀點。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科塞雷克所從事的概念史研究，並沒有歷經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甚至是後現代主義所洗禮的「語言轉向」。⁸如同里克特 (Melvin Richter) 所指陳，德國版本的「語言轉向」，是科塞雷克對於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⁹和伽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¹⁰的詮釋學理路 (hermeneutics) 有所選擇和進行回應的

Foucault, Koselleck, Laclau, Luhmann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3), 33.

⁵ 有研究者就提出科塞雷克的作品需要在語言轉向的脈絡下，去檢視歷史變遷和語言變遷之間的關係。見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History and Theory* 51 (May, 2012), 158.

⁶ 李宏圖、王加豐選編：《表象的敘述》（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頁297。

⁷ Gabrielle M.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65:1 (Jan., 1990), 60. 關於歷史學門所經歷的語言轉向，簡要的討論可見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Introduction,"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2. 較爲詳盡的描述則可見 Gabrielle M.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⁸ 需要注意的是，德語學界早在英語世界開展「語言轉向」的學術思潮前，就已經投身針對「語言」的研究。感謝審查人提示本段重點。

⁹ 科塞雷克主要利用海德格詮釋「存有」(Being)的時間向度，來打造其自身的歷史時間觀。關於這點可見 David Carr, "Review of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26:2 (May, 1987), 197-204.

¹⁰ 科塞雷克對於「經驗」(experience)、「期望」(expectation)和「視域」(horizon)等概念的使用，則來自於伽達默爾的啟發。見 Niklas Olsen,

產物。¹¹ 科塞雷克利用海德格與伽達默爾的研究創獲來打造其關於歷史時間的理論分析框架，並且進一步地重新詮釋和利用他們的理論範疇，以便符應其自身研究計畫的需要。¹² 至於本文題目中所言及的「社會史」，並非是英美史學界兩造在1960、1970年代所同聲唱和的「新社會史」，更不是受到新文化史衝擊後重新整裝（repurpose）的「社會文化史」（Socio-Cultural History）。¹³ 而是德國學術脈絡下注重「結構」（structure）的社會史。¹⁴ 這是本文需要針對題旨的「語言轉向」和「社會史」兩個專有名詞，略作預先澄清的聲明。

關於概念史的研究取徑，在歐美已歷有年所。漢語世界的概念史研究，雖然剛起步不久，但也蔚為大觀，各色的實證研究不可勝數。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2), 223, 225.

¹¹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History and Theory* 43:1 (Feb., 2004), 127-128. Melvin Richter, “A German version of the ‘linguistic turn’: Reinhart Koselleck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Begriffsgeschichte),” in Dario Castiglione and Iain Hampsher-Monk, ed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9, 79. 里克特在整篇文章中，有多處提及科塞雷克和海德格、伽達默爾的異同之處。

¹²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225.

¹³ 關於由社會史轉折到新文化史的背景和內容，可參見 Ronald Grigor Suny, “Back and Beyond: 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5 (Dec., 2002), 1476-1489; Miguel A. Cabrera, “The Background: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trans. Marie McMahon, in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5), 1-18. 至於這段史學轉向發展的梗概，可見拙作簡要的討論。見陳建守：〈文化史的由來、實踐及意義——介紹兩本討論文化史的著作〉，《思與言》第44卷第2期（2006年6月），頁243-267。歷經文化轉向後的社會史取向，可參見 Miguel A. Cabrera,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Discourse and Postsocial History,” trans. by Marie McMahon,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19-42.

¹⁴ Melvin Richter, “A German version of the ‘linguistic turn’: Reinhart Koselleck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Begriffsgeschichte),” 68. 至於科塞雷克對於「社會史」的觀察及省思，可見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205-212, 232-234.

惟對於科塞雷克與德國概念史研究的介紹文章，卻有些望文生義、似是而非的問題存在。本文不揣淺陋，立基於許多先行研究者的介紹之上，¹⁵擬以介紹科塞雷克其人的傳記，以及探討德國概念史研究取徑的相關書文進行梳理，希冀能對此一研究取徑，略盡鉤沉之功。在內容鋪排上，先就科塞雷克的學思歷程略為介紹，繼之引介科塞雷克對於「時間」的詮釋與設想，末則歸結到《歷史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與社會語言歷史辭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asic Concepts in History: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Language in Germany*）的編纂歷程，以及德國概念史研究的承續與嬗變。

一、科塞雷克之生平梗概

科塞雷克誕於1923年4月23日，歿於2006年2月3日。科塞雷克出生於一個名叫格爾利茨（Görlitz）的地方，這是一處位於現今德國薩克森州（Saxony）南部與波蘭交界的城鎮。科塞雷克成長於一個致力於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Bildungsbürgertum）。他的父親是一位歷史學家，以及一所教師訓練學院的教授；他的母親則是以法語、地理

¹⁵ 舉其綦綦大者，如孫江：〈概念、概念史與中國語境〉，收於孫江、劉建輝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1-11；湯志傑：〈本土概念史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議〉，收於鄒川雄、蘇峰山主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9年），頁313-366；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收於黃興濤主編：《新史學：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第3卷，頁3-20；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劉建輝、聶長順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19；方維規：〈「鞍形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收於《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臺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頁85-116。

學、歷史學和小提琴作為學習的重點。他的許多長輩皆出身於學院中人、大學教授、醫師和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律師等職位。科塞雷克在許多方面是以其家庭背景為傲，也因此立志成為一名學院中人。科塞雷克的思想資源與學術工具，來自其成長歷程、二戰期間身為戰俘的經驗所融聚而成。科塞雷克利用這些經驗，打造自身的認同。戰後德國思想界的學院氛圍與史學典律的重整，同樣影響科塞雷克的研究生涯。¹⁶ 根據他的同事回憶，「科塞雷克是一位有教養的布爾喬亞和博學之人」。科塞雷克熱愛與人交談，和學生進行對話、辯論甚至是論爭，但從來未抱持以言語刺傷他人的意圖。¹⁷

科塞雷克在1941-1942年間，被徵召到德國位於蘇聯境內的砲兵團。在軍隊前進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的途中，科塞雷克的腿部受傷，因而被遣送到德國和法國服役，擔任雷達連的勤務，主要從事防空資訊的任務。¹⁸ 科塞雷克的軍旅生涯於1945年5月告終，他以步兵身分成為蘇聯軍隊的俘虜。科塞雷克在日後接受訪談及個人的回憶中，對於這段經歷感觸良多。科塞雷克認為對於歷史研究課題的選擇，主要來自於二戰期間的軍事體驗和成為蘇聯階下囚的人生經驗所致。¹⁹ 這也是緣何科塞雷克對於研究的主題經常冠上「危機」（crisis）、「衝突」（conflict）和「死亡」（death），而不傾向使用帶有情感驅策的概念，譬如「民族」（nation）、「祖國」（fatherland）和「英雄主義」（heroism）等詞彙的緣故。這當中也包括他對於現代社會所

¹⁶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9-12.

¹⁷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0.

¹⁸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2.

¹⁹ Alexandre Escudier, "'Tempo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A Tentativ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11), 133.

有對於政治、科學的「進步觀」的討論，所表現出的懷疑傾向。²⁰

科塞雷克將自己定位為二戰後的一代，他對於認同、關注和信仰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戰爭和戰俘的經驗緊密相連。²¹ 科塞雷克認為自己是猶如社會學家薛爾斯基（Helmut Schelsky）所云的「懷疑世代」（Skeptical Generation）。這個世代的份子對於政治意識形態、長程的社會擘劃，帶有批判、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反之，則逐漸發展出一套具實用性、功能性和民主性的態度，去面對政治與生活。同樣都屬於「懷疑世代」，科塞雷克認為自己比年輕的下一代更加抱持懷疑與醒悟（disillusioned）的立場，但比經歷過一次大戰、威瑪共和以及1933年德國國家社會黨接管的上個世代，則更加務實許多。根據牟斯（A. D. Moses）的看法，科塞雷克這一群誕生於1922-1933年間的「懷疑世代」的分子，亦可稱之為「四五世代」（forty-fivers）。相較於科塞雷克的下一個世代，通常被歸類為左翼自由主義者（Left-Liberals）的《Flakhelfer Generation》，²² 科塞雷克的立場較為趨近於自由保守主義者（liberal-conservatives）。²³

²⁰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3.

²¹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4; Javiér Fernández Sebastián and Juan Francisco Fuentes, “Conceptual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 An Interview with Reinhart Koselleck,”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2:1 (March, 2006), 112-115.

²² “Flakhelfer”一詞指稱的是德國學生在二戰期間被徵召上戰場作戰的「童子軍」（child soldiers），這個群體是出生於1926和1927年間的男性中學生，年齡分布在15至17歲之間，被收編在「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這個組織當中，爾後則擴編到1928和1929年出生者。因此，“Flakhelfer Generation”一般咸被認為是1926-1929年這個世代的分子。譬如德國知名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就曾被研究者定義為這個世代的成員。見Dirk Schumann, “Childhood and youth in Nazi Germany,” in Paula S. Fass, ed.,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Childhood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462; Matthew G. Specter, *Haberma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²³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另外一個理解科塞雷克的層面，則可從其就學過程切入。科塞雷克於1940年末期從海德堡大學開始其歷史學徒的旅程。正當科塞雷克在1946年秋天重返德國時，德國已經是一個為戰亂所蹂躪不堪、亟待重整的國度。科塞雷克在1947年夏天進入海德堡大學，在海德堡的學術生活中，科塞雷克修習了歷史、哲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等科目。科塞雷克徜徉在海德堡自由的學術氛圍中，問學於許多知名大師的門下。科塞雷克在1954年提出他的博士論文時，在此期間他已經修讀過13名師長的課程，包括法學家Walter Jellinek、Ernst Forsthoff與Alfred Vogt；哲學家Hans-Georg Gadamer、Karl Löwith與Franz-Josef Brecht；歷史學家Johannes Kühn、Fritz Ernst、Hans Schäfer、Walter Peter Fuchs與Hans Rothfels；史前史家Ernst Wahle以及社會學家Alfred Weber。這些來自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開啟了科塞雷克的眼界，也對於科塞雷克日後進行跨領域的研究奠下基礎。²⁴

德國在戰後的重整計畫中，科塞雷克曾受教於英國左派馬克思主義大師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917-2012）的門下，霍布斯邦對於科塞雷克的評斷，或可作為科塞雷克的人生寫照與本節的結束語。霍布斯邦認為科塞雷克是一位「受過極好的教養、聰慧和具備開放心靈的年輕人，但同時也是一位深受戰時與戰俘經驗影響，而幻想破滅的年輕人，也因此對於曾經接受過的政治意識形態教育的所有觀點，深表懷疑的年輕人。」²⁵

二、科塞雷克之「時間觀」

在《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序言中，科塞雷克曾經提到概念史就

Koselleck, 16.

²⁴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7-18.

²⁵ Eric Hobsbawm,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London: Allen Lane, 2002), 179.

是概念的時空史。每個概念都有其內在的時空結構，²⁶ 且這樣的時空結構是具備多種層次的。²⁷ 每個概念都納涵有過去的經驗、現在的實體和未來的期望。²⁸ 對科塞雷克來說，概念不僅是按照其語意場域轉變，同時也依照概念的時空設置而轉變。²⁹ 而且基本概念的意義是隨著一個社會的時空意識或時空視域的改變而隨之轉變的。³⁰ 科塞雷克強調的是現代概念所納涵的時空結構。相較「鞍形期」³¹ 之前的情況，概念在「鞍形期」之後將轉變成越發抽象、更加普遍以及更少的描述性。現代概念的時空化需要依據這樣的脈絡進行理解。³² 在科塞雷克的歷史藍圖中，是要將「按照時空順序的過去」、「可對未來進行期望的現在」以及「針對未來的期望」，進行連結。亦即，任何特定的現在，同時就是「(已) 過去／消逝的未來」。這亦是科塞雷克書名標題“Vergangene Zukunft”的翻譯。³³

科塞雷克認為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論述，其特殊之處就在於方

²⁶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by Michaela Rich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6:1 (Summer, 2011), 25, 31.

²⁷ Reinhart Kosellec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10.

²⁸ Reinhart Kosellec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11.

²⁹ Gabriel Motzkin, “On Koselleck’s Intuition of Time in History,”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41.

³⁰ Melvin Richter and Michaela W.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7:2 (Apr., 2006), 346.

³¹ 下文會針對「鞍形期」進行介紹和討論，此處略而不表。

³²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60-61.

³³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in Reinhart Koselleck, trans. by Keith Tribe,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xi. 本書英譯本於1985年首度付梓出版。

法論。時間結構的課題，正是讓史學工作者得以進行理論探詢的一扇窗。³⁴ 科塞雷克對於歷史時間的研究主要展現在兩條軸線，這兩條主軸皆是意圖將單數的歷史進行解構，並且將複數的歷史加以主題化。對於科塞雷克來說，將歷史時間視之為線性的或循環的都是過度簡化的看法。科塞雷克所想像的歷史時間是如同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筆下具有多種層次的時間層次或時間結構。³⁵ 這個目標的研究成果主要展現在科塞雷克1960年代末期以迄1970年代末期的作品中，這些作品首先被集結在《（已）過去／消逝的未來：歷史時間的語意學研究》（*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historischer Zeiten*（1979））中。另一本重要的論文集《時間層：歷史知識理論的研究》（*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2000））則收錄科塞雷克1980年代以降的相關研究。³⁶ 在這些研究中，科塞雷克提出所謂的「時間層」（*Zeitschichten*；layers of time）隱喻的是不同的時間持續和起源，所構築出的數種時間層次，就如同地層的結構一般，在同一時間出現和產生影響。研究者就是需要利用這些不同變遷節奏的層次，去識別其特殊性和持續性。³⁷ 簡單地說，時間層就如同地質學的模式一般，多種時間層次可以同時在某一時間層次中產生作用，儘管它們綿延程度彼此有別，且具有可以分疏區辨的不同起源。科塞雷克進一步地解釋「時間層」的意涵。科塞雷克提出所有的歷史都包含至少三種不同的時間結構層。第一層是「事件」，比如1789年

³⁴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y, Histories, and Formal Time Structure,"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93.

³⁵ Reinhart Koselleck, "Concepts of Historical Time and Social History," in Reinhart Koselleck, trans. by Todd Samuel Preser and others,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3.

³⁶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221.

³⁷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125.

和1989年的革命事件。在第一層的「事件」中，人們通常以「單數」的形式去進行感知和經驗。科塞雷克繼而提出歷史就是一連串的單數事件，連續地鑲嵌在「遞迴」(recursive)的結構當中。而這個遞迴的結構就形成了第二層的歷史時間結構。單數的「事件」就是被遞迴或「重複」(repetitive)的結構所調節和支配。第三層的時間結構，則是自然的生物和人類的「重複」類型，這個結構是超越世代和個人經驗的結構。簡而言之，科塞雷克認為歷史就是在探究單數的事件、遞迴的結構以及超越的結構中所發生的變遷之間的關係。³⁸

科塞雷克發展出兩個重要的概念去處理時間結構的課題：「經驗的空間」(Erfahrungsraum ; space of experience)和「期望的視域」(Erwartungshorizont ; horizon of expectation)。³⁹科塞雷克認為這兩個範疇可以「時間化」時間，幫助研究者去澄清時間的三個維度：過去、現在和未來。「經驗的空間」意謂的是針對某一特定的現在所進行編排的過去。「期望的視域」則是針對任一既予的現在來說，視線所及的未來可能性。⁴⁰每個單一的人類個體或共同體都擁有「經驗的空間」和「期望的視域」。在「經驗的空間」中，過去的事物由此存在或是被記憶；而人們也會依照特殊的「期望的視域」而施展其行動。歷史時間就發生在「經驗」和「期望」變遷的時間維度中。⁴¹「經驗的空間」和「期望的視域」無法以靜態的方式視之，正如同過去與未來亦非以對稱的方式交互連結。⁴²科塞雷克提出沒有歷史可以

³⁸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227-228.

³⁹ 筆者需要針對「期望」一詞進行些許澄清，德文之“Erwartungshorizont”一方面有計算、預料乃至於斷定出現的語感；另一方面亦有不確定能否實現，但是期待、希望其實現的強烈欲望。筆者於此感謝審查人的提點。

⁴⁰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128-129.

⁴¹ Reinhart Koselleck, “Time and History,” in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Samuel Preser and others, 111.

⁴² Reinhart Koselleck, “Concepts of Historical Time and Social History,” 127.

自外於這兩項範疇而被打造出來。這兩項範疇就如同我們熟知的歷史範疇：「時間」和「空間」一樣重要。「經驗」和「期望」是人類普遍狀態的指標，沒有這兩項指標，歷史將無由而生。「經驗」和「期望」是用來處理歷史時間的重要範疇，其重要性在於這兩項範疇蘊含了過去和未來。⁴³「經驗」指陳的是「現在的過去」(present past)，事件是經由經驗被納涵和被記憶的。「期望」則是「在當下實現的未來」(future made present)，指向的是尚未發生和經驗的種種事物。「經驗」和「期望」都具有以現在為中心 (present-centeredness) 的特性，同樣屬於後設歷史的範疇。⁴⁴ 時間連續性的歷史特殊化正是立基於「經驗」和「期望」截然不同的區別。因此，歷史的未來性並不全然是歷史過去性的直接產物。⁴⁵

科塞雷克所提出的「鞍形期」，其核心是所謂的「現代」。這項核心所帶來的不僅是「新時代」的開端，更是對於時間的重新定位，以及複數歷史時間 (historical times) 的發現。科塞雷克以德語世界詞彙史的角度進行舉例，在 1750 年以前，有 216 個複合字包含「時間」(zeit)，而在「鞍形期」的 1750-1850 年之間，則有 342 個新的複合字出現這種情況，而在 1850 年之後，只剩下 52 個字出現這種情況。⁴⁶ 然而，由於對科塞雷克作品翻譯的挑選性，在英語世界中，通常將科塞雷克對於歷史時間的「複數性」視為是在編年史體裁中歷史時段的「複數性」，也因此發展出科塞雷克對於歷史時間的理論，通常被

⁴³ Reinhart Koselleck, "'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257-258, 269.

⁴⁴ Reinhart Koselleck, "'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259.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223.

⁴⁵ Reinhart Koselleck, "'Space of Experience' and 'Horizon of Expectation': Two Historical Categories," 261-262.

⁴⁶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126.

視之為是一種「歷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理論。⁴⁷有研究者進行檢視科塞雷克未被翻譯的德文作品以及搭配其他作品，提出科塞雷克對於諸種歷史時間(historical times)的理論，實非一種歷史分期論。⁴⁸本節將集中介紹這項研究成果。

科塞雷克對於歷史時間的認識，涉及到其對於重疊的時間結構和層次的認知：共時性和非共時性，都是用來抗拒歷史分期論的論證。科塞雷克對於歷史時間的理解與實踐，具體展現在三個面向的時間二分法：自然／歷史時間。語言外／內之時間。共時性／歷時性時間。藉由這三種時間的二分法，科塞雷克發展出一項對於多樣時間性的全面綜合理論，提供了一個對於歷史分期論以外可供反思和實踐的選項。⁴⁹

(一) 自然／歷史時間

對於科塞雷克來說，在歷史研究中，時間是作為歷史的和後設歷史的範疇。科塞雷克將單數的「時間」轉化為複數的諸種時間“times”，則試圖以複數的多樣時間經驗來取代單一的自然、時間序列的時間。這項單一的自然時間以及時間的連續性是所有歷史分期理論的基礎。⁵⁰科塞雷克認為自然時間是對於人類歷史及其歷史書寫的先決必要性條件。⁵¹對於編年史而言，時間之所以可以被測量正是因為其自然往復的特性。自然時間因其往復的性質和其時間的限制，是打造歷史及其學科特質的永恆前提。歷史時間則是繫於行動的社會和

⁴⁷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54.

⁴⁸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57.

⁴⁹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0.

⁵⁰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0.

⁵¹ Reinhart Koselleck, “Time and History,” 102-103.

政治單元、人類特殊的行動，以及組織和制度之上。⁵²

科塞雷克認為在「鞍形期」之前，歷史進程主要是依照自然範疇（例如太陽的日升日落、月亮的升落、季節的變換和王朝的生滅）而被組織起來的。所謂的自然時間就是在語言之外、後設的歷史狀態。⁵³ 然而，在「鞍形期」之後，啟蒙運動的歷史書寫方案則有所改易。啟蒙運動是以歷史本身的範疇，來組織歷史時間。⁵⁴ 對科塞雷克來說，歷史時間並非對我們的時間概念進行自然調節的時間。準確的時間測量並無法確立「歷史時間」。編年史是一個輔助的項目，用以處理測量時間的問題，是將歷史上無以計數的曆法和時間測量工具，化約為以行星系統的物理一天文時間為基礎的普遍時間向度。⁵⁵ 歷史時間則是與政治和社會事件緊密相連，是與具體影響人類經驗及其制度、組織緊密相連的。研究者想要研究歷史時間，就不可能避免利用以數學和物理原則為基礎的自然時間。但歷史時間超越自然時間的區分，時間會對政治決定的壓力、對交通和傳播工具速度的影響、對於經濟和軍事行動的影響，以及對社會管理的延續或變遷產生影響。歷史時間源出於自然時間，但不可將之化約為自然時間。⁵⁶ 這些因素的互動或各自發展，造就時間節律的出現，這些時間節律是被自然所調節，但是被歷史所定義的。⁵⁷

在歷史和後設的歷史層次上，對於單數「自然」的「解構」（destruction），包括神話和神學的單一時間性，以及複數時間的出現

⁵² Reinhart Koselleck, "Time and History," 106, 109-110.

⁵³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4 (Dec., 1989), 650.

⁵⁴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0.

⁵⁵ Reinhart Koselleck, "Author's Preface," in Reinhart Koselleck,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1.

⁵⁶ John Zammito,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125.

⁵⁷ Reinhart Koselleck, "Author's Preface," 2-3.

是由於人類經驗的中介。⁵⁸對於科塞雷克來說，語言永遠與經驗掛勾。科塞雷克認為如果想對歷史經驗進行研究，而不對語言和語言再現的形式進行探究，則勢必是徒勞無功的。⁵⁹科塞雷克認為藉由語言，自然的狀態是可以被社會地再形塑或具政治性地調整。沒有一個行動中的人類社群是可以不被語言所界定的。身為語言的存有，人們無可避免地會以語言的方式對後設歷史的既予事物進行轉換，以便對之進行規約與引導。抑有進者，科塞雷克特別強調，無論人們如何盡力試圖用語言來影響這些被給定的事物，它們依舊保持原來的樣貌。⁶⁰科塞雷克關注的是自然時間以外的時間經驗，例如政治進程和事件中的進步（progress）、衰落（decline）、加速（acceleration）和延遲（delay）等。就有研究者提出，《歷史的基本概念》是對概念的綜合性分析，因為《歷史的基本概念》是經由語言分析的媒介，尋求將時間意識帶入歷史意識之中。⁶¹科塞雷克總結這些時間經驗，大致可以分為三種模式：第一，「事件的不可逆性」，在歷史的連續事件之前（before）和之後（after）的分別。第二，「事件的可重複性」，是包括按照兩項被假定是同一的事件，以及依據類型學所定義。第三，「不同時代事物的共時性」，這是意指歷史的連續事件可能會擁有相同的自然編年，但是卻擁有全然不同的時間組織。例如，不同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對於自身政治和社會理念，對於未來的投射與想像。⁶²

⁵⁸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1.

⁵⁹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3.

⁶⁰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652.

⁶¹ Gabriel Motzkin, "On Koselleck's Intuition of Time in History," 45.

⁶²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2.

(二) 語言外／內之時間

語言和語言之外的時間，造就了一種歷史的動力論，進而挑戰歷史時段的靜態本質。實際上，歷史實體與語言並非是共時性的，而是存有許多時間的置換。要去研究這些非共時性的例子，意味著就是要去研究作為動態性和歷時性進程的歷史。而這些時間的置換，不僅僅發生於語言和歷史實體之間，亦存在於語言和概念本身。因此，就需要從語言之外的時間跨足進入語言之內的時間。⁶³所謂語言之內的時間，就是意謂著在概念中開展的時間性。對於科塞雷克來說，結構的概念並非從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一派的結構語言學那裡所習得的概念，而是從《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共同編纂者布魯納（Otto Brunner, 1898-1982）和孔澤（Werner Conze, 1904-1979）那裡借來的概念。科塞雷克認為，「結構」只適用於歷時性的現象。結構的可能性和宣稱是在歷時性的時間中，水平地開展，而非在共時性論述的空間中，垂直地開展。對於科塞雷克來說，每個概念都擁有內在的時間結構，這個時間結構是多種層次和複雜的。這個時間的組織叢聚是由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部份的時間結構所打造而成的。⁶⁴科塞雷克提出每個政治和社會概念都由這三種時間結構所打造而成：嘗試介入現在之實用的與爭論的元素、對未來進行期望之預言的甚或烏托邦的元素，以及從過去存活下來之綿延的元素。⁶⁵舉例而言，「革命」這個概念在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的脈絡中，所展現出來的是針對專制帝國的反抗。這個革命的概念有其兩面性：一方面是往後乞靈於法國大革命、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餘蔭，甚至是行星「運轉」的概念尋求靈感，另一方面則往前指向

⁶³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4.

⁶⁴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5.

⁶⁵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5.

一個新紀元的來臨、共產社會烏托邦的到來。而這個1917年的「革命」則交織在召喚工人聚集在路障之處，進而鼓吹工人摧毀沙皇統治。⁶⁶

總結而言，在時間性的第一個層次上，概念在歷時性的時間中改變其意義與用法，亦即自然的、語言之外的時間改變其意義與用法。然而，當我們在歷史上挑選一個特定的時間點、情境或論述，這個層次的歷時性運動就會停滯或凍結。時間性的第二個層次則展現於這個呈現停滯的歷時性運動，會重複出現在概念之中，而成為概念內在的要素，亦即語言之內的時間結構。簡單來說，科塞雷克是要經由共時性的時刻來揭露歷時性的運動。⁶⁷

（三）共時性／歷時性時間

科塞雷克認為在書寫一個概念的歷史時，研究者需要確定一個概念在特定的時間和脈絡中的位置。要去定義這個概念的第一步就是要進行「共時性的分析」。對於科塞雷克來說，「共時性的分析」是概念史研究中的起頭階段，概念史家更重要地是受到「歷時性原則」的導引。因此，概念史對於歷史學門的貢獻就是「以歷時性向度去進行的共時性分析」。科塞雷克利用這個取徑，提出一個經由結合共時性和歷時性元素的時間，來探索概念如何變遷。⁶⁸科塞雷克提出兩階段的觀念研究過程：第一步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脈絡中，對於概念進行共時性的分析；繼而將概念從共時性的脈絡中與之分離，而導入歷時性的進程中進行分析。由其所主導的《歷史的基本概念》，就是依照這個方法論「箴言」(maxim)從事每個概念探索的過程。因此，在第

⁶⁶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5-166.

⁶⁷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6.

⁶⁸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7-168.

一個層次上，共時性的意義或內容，意味著概念的歷時性歷史。而在第二個層次上，歷時性的元素會重複出現在概念或概念的文本之內，如同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時間結構關係。⁶⁹ 在關鍵的概念中，意義的歷時性連續是依照共時性被排置的。每個概念擁有多種的時間層次，在每個時間層次中，具有許多不同的歷史起源和延續的語意元素。舉例而言，十八世紀的許多政治和社會概念中，依然納涵有許多古希臘和古羅馬的語意殘餘，伴隨著許多從當前政治脈絡和社會脈絡衍生而來的嶄新和創新元素。抑有進者，這些十八世紀的概念，亦擁有預言和烏托邦之特徵。⁷⁰

科塞雷克發展出其多樣的時間性理論，作為歷史分期論和線性歷史觀的替代方案。要言之，科塞雷克的多樣時間性理論是先由自然時間和編年史的「解構」為起始點，繼而以經常重疊和相互影響的三種時間二分法，建構出極具彈性和動態的時間經驗理論。對於科塞雷克來說，歷史分期論的理論與實踐僅僅是其工作最為表面的部分，是其諸種歷史時間理論的一個部分，而非整體的本質。對於科塞雷克來說，所強調的是歷史時間性的多樣，可以作為歷史分期論最為可行的替代性方案，進而成為組織歷史知識和歷史生產的一種方式。⁷¹

三、德語概念史研究簡介

概念史的主要研究取徑有二。一種是德國版本的「概念史」，另一種即為英美版本的「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或者稱之為「批

⁶⁹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68-169.

⁷⁰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70.

⁷¹ Helge Jordheim,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171.

判概念史」(Critical Conceptual History)。⁷² 概念史成形的年代正是政治思想史中新「劍橋」學派崛起的年代。像概念史一樣，「政治語言史」的發展也肇始於對「觀念史」占主導地位的「正統」的摒棄。⁷³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以德國史家科塞雷克為首，漸次開展出一種新的研究取徑，通稱為「概念史」。「概念史」這個術語源自於黑格爾(Georg Hegel)。⁷⁴「概念史」所關注的是「概念」在意義生成的過程中如何成為歷史進程的指標(indicators)和要素(factors)。在這種意義上，「概念史」是以「社會史」為取向的，「概念史」所探討

⁷² Terence Ball,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77. 對於德國概念史的回顧，可見諸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本書有電子版可供下載，參見 <http://www.ghi-dc.org/publications/ghipubs/op/op15.pdf>。至於劍橋學派概念史的研究總結，則可見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英語世界對於近現代中國革命中所使用的關鍵詞亦有所研究，這個關鍵詞概念的研究團隊是由五位學者所組成，分別是：Timothy Cheek、Joshua Fogel、Elizabeth Perry、Michael Schoenhals 和 Jeffrey Wassertrom。初步的研究成果發表在 *Indiana East Asian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Language and Politics* 這本期刊上。本期刊有電子版可供下載，參見 <http://www.indiana.edu/~easc/publications/working.shtml>。近來，歐美的概念史研究者已於2005年組織成一個研究社群，在2011年正式發行專屬的期刊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該刊物有電子版，參見 <http://journals.berghahnbooks.com/choc/>。

⁷³ Martin Van Gelderen, "Between Cambridge and Heidelberg. Concepts, Languages and Imag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30. 關於由觀念史到概念史的轉移，可見 Keith Tribe,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Project: 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Conceptual Histor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1 (Jan., 1989), 180-184.

⁷⁴ Reinhart Koselleck, "Social History and *Begriffsgeschichte*,"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4.

的並不僅是人們對於社會現象的反思，以及它們作為「概念」的定義，而是探討人們在思想上對社會現象進行反應的過程。⁷⁵ 科塞雷克認為概念史有兩項主要的特徵：第一項特徵是：歷史的不連續性可以準確地經由概念分析而進行定位。假如歷史是由連續性和斷裂作為特徵的話，那這些斷裂就反映在語言之內。第二項特徵則是：語言作為歷史不連續性的起源脈絡，歷史的不連續性是經由語言向事件和制度所傳播的。⁷⁶ 在將傳統的「觀念史」視為是「永遠不變的」（immutable）觀念的反對聲浪中，「概念史」所探討的是特定語言在特定場合中的應用，正是在這種情境中，概念被發展出來並為特定的言說者（specific speaker）所使用並且發展。⁷⁷ 科塞雷克的想法是每位作者不可能創造新的事物，而不回到過去已經建立的語言「素材」（corpus），以及不回到那些在晚近或遙遠的過去被創造出來的語言資源中找尋靈感。這些語言資源是為言說者和聆聽者所共同享有的。⁷⁸ 關注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的爭論脈絡以及概念在當代的應用，使得「概念史」與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版本的觀念史區分開來。⁷⁹ 「概念史」的興起至少部分地是作為對舊式「觀

⁷⁵ Hans Erich Bödeker, “Concept-Meaning-Discourse. *Begriffsgeschichte* reconsidered,”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62-63.

⁷⁶ Gabriel Motzkin, “On Koselleck’s Intuition of Time in History,”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41.

⁷⁷ Hans Erich Bödeker, “Concept-Meaning-Discourse. *Begriffsgeschichte* reconsidered,” 63.

⁷⁸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2-63.

⁷⁹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4. 關於諾夫喬伊的「觀念史」研究的簡要討論，參見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頁63-64；黃進興：〈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5號（2010年2月），頁330。

念史」的一種反動，在這種舊式「觀念史」中，「觀念」被認為是一種超歷史的單元（故而不具有社會—歷史的意涵）。「概念史」強調復原「概念」的社會—歷史性的鑲嵌意義（socio-historically embedded meaning）。⁸⁰對於科塞雷克來說，概念史是一個研究的過程，而非一個確切的研究方法。⁸¹

科塞雷克主張歷史研究領域內的所有專家都必須涉獵「社會史」和「概念史」，「社會史」和「概念史」是具備既互補又獨立的特質。「概念史」根植於「社會史」，並認為是對「社會史」有所助益的。「社會史」的學術術語依賴於「概念史」，因為「概念史」能幫助「社會史」來查驗以「語言」的形式儲存下來的經驗。同樣地，「概念史」亦須依賴「社會史」的研究成果，理由在於「社會史」可以協助「概念史」捕捉消逝中的實體及其語言證據之間的關係。⁸²此外，「社會史」和「概念史」展現了「共時性」和「歷時性」的維度。⁸³「概念史」既聚焦於語言的「歷時性」層面，也聚焦於語言的「共時性」層面，它不僅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間點上，在一個特定的「語意場域」（semantic field）內對「關鍵概念」（key concepts）作「共時性」分析，而且還對「關鍵概念」作一種「歷時性」分析，這種「歷時性」分析將突顯出「概念」的意義變遷。⁸⁴「歷時性分析」探尋的是「概念」在時間之流中的意義變遷，而「共時性分析」所探尋的則是「概

⁸⁰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in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5.

⁸¹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vi.

⁸²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4-5; Reinhart Koselleck, "Social History and *Begriffsgeschichte*," 5, 35.

⁸³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4.

⁸⁴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2.

念」的社會情境和時間框架。⁸⁵「概念」對於「現代世界的語言掌握（隱涵理解）」（sprachliche Erfassung der modernen Welt）是至關重要的，正是通過「概念」，不同的社會階層及各種政治派別才得以表達他們的經驗和期望。⁸⁶

對於「概念史」而言，一個「概念」意味著一個「語意場域」，而不是一個「詞條」（a lexical item）。⁸⁷所謂的「語意場域」則是指稱以一系列典型的「同義詞」、「反義詞」和「關聯詞」來定義一個概念，並由此形成一個統一的詞彙群。⁸⁸「概念史」所要處理的是針對那些「富含多元意義」，以及「歷史進程中的主導概念」的字詞（words）進行共時性和歷時性詮釋。「概念史」的分析有助於研究者釐清事件的結構和脈絡。與此同時，人們也把這些「基本概念」視為是超語言客體——如同變遷的社會結構——的指標，以及歷史發展的要素或促進劑。⁸⁹

科塞雷克認為，沒有「社會」和「語言」，「歷史／史學」（Geschichte；Historie）是難以想像的。正是出於這種原因，「社會史」和「概念史」的理論、問題和方法適用於所有的歷史研究領域。歷史要成為可能，它必須預設不可能脫離「社會」和「語言」的存在。亦即，在任何情況下，歷史都不可能脫離「社會」和「語言」而存在。⁹⁰雖然語言學和概念史有所重疊，但概念史關注的是社會結構的歷史。概念是依據它們的社會政治功能而非語言功能來被討論。概

⁸⁵ Hans Erich Bödeker, "Concept-Meaning-Discourse. *Begriffsgeschichte* reconsidered," 51.

⁸⁶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1.

⁸⁷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7.

⁸⁸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2.

⁸⁹ Hans Erich Bödeker, "Concept-Meaning-Discourse. *Begriffsgeschichte* reconsidered," 63.

⁹⁰ Reinhart Koselleck, "Social History and Begriffsgeschichte," 25.

念史的意義在於指出歷史中的結構變遷，也因此對社會史有助拳的效用。⁹¹「概念史」的目的在於揭示深層的社會經驗，並由此成爲一種「經驗的社會史」。「概念史」通過對於「意義」的歷史分析來詮釋歷史意識的發展過程。只有當「字詞」在被表述的歷史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被詮釋之後，「字詞」及其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才能夠得以被充分描述。⁹²

對於科塞雷克來說，概念史拒絕將以真實歷史（real history）的外在力量所定義的概念形成和語言視之爲附帶現象；同一時間，科塞雷克亦拒斥將社會和政治語言視爲是未受到語言之外事物所影響的自發性和抽象論述。⁹³ 由此可見科塞雷克對於歷史和語言之間關係的看法。科塞雷克提出過去與現在的歷史經驗可以從不同語言和不同翻譯的概念中被獲取。⁹⁴ 科塞雷克認爲語言的變遷較之事件、政府的形式或社會結構變化的速度，遲速有別。且語言有時會扮演形塑、導引或記錄事件、政府的形式或社會結構的角色。相較於政治事件的步調，概念變遷通常是緩慢且更加逐步的。抑有進者，概念是藉由定義語言之外的結構，來調節政治事件。結構限制了政治和社會事件所引起的變遷。因此，概念史記錄了超乎在特定情況下所出現的獨特的「言詞行動」的連續事件。概念史亦同樣記錄了儲存在語言之中長時段、且具重複性的結構，這類型的結構是建立起概念化事件的先決條件。⁹⁵ 簡而言之，所有的語言是被歷史所調節決定的，且所有的歷史

⁹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18, 22.

⁹² Hans Erich Bödeker, "Concept-Meaning-Discourse. *Begriffsgeschichte* reconsidered," 63.

⁹³ Melvin Richter, "Appreciating a Contemporary Classic: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and Future Scholarship,"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11.

⁹⁴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7.

⁹⁵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亦是被語言所調節決定的。⁹⁶ 然而，科塞雷克並非如此簡單地定義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對於歷史和語言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科塞雷克仍有其自身的見解。科塞雷克提出歷史實際發生的過程是與歷史以語言所闡述的形式有所差別的。語言的表述形式通常處於正在進行中的歷史之前。語言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對可能的事件進行期望。語言就猶如經驗的貯藏室，群聚了可能事件的各種情況。⁹⁷ 語言現象的重複性和連續事件的獨特性組成歷史時間結構的特質。語意結構緩慢變遷的速率及其強韌的延續性，使得語言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向度和不同的歷史事件中重複出現。⁹⁸ 因此，概念所擁有的內在時間結構，是與其所引發的事件和意欲詮釋的事件有所不同的。⁹⁹

四、《歷史的基本概念》簡介

對於德國概念史研究稍有認識的人，一定無法否認，科塞雷克的聲名是與《歷史的基本概念：德國政治與社會語言歷史辭典》（以下簡稱《歷史的基本概念》）牽連糾結在一起的，《歷史的基本概念》被認為是科塞雷克最重要且最創新的學術成就。¹⁰⁰ 有論者以為《歷史的基本概念》是過去數十年來德國歷史編纂學中最具原創性與「另闢蹊徑」的成就。¹⁰¹《歷史的基本概念》使得科塞雷克在1990年代的德國學術圈中贏得聲譽與地位。附帶一提的是，科塞雷克在1950年代是

Grundbegriffe,” 66-68.

⁹⁶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649.

⁹⁷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652, 655-656.

⁹⁸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656-657.

⁹⁹ Reinhart Koselleck,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659.

¹⁰⁰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68.

¹⁰¹ Detlef Junker, “Preface,”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6.

以學院中的局外人現身，而在1960年代則是以一名與指導教授共同工作的歷史學徒的身分出現。¹⁰²

（一）編輯緣起

《歷史的基本概念》的編纂，開始於1957年孔澤的現代社會史的工作計畫項下。¹⁰³事實上，科塞雷克起初是意欲編纂一本綜合性的歷史——政治概念辭典，時間的研究向度從古代跨至當代。當科塞雷克進行其特許任教資格的論文（Habilitation thesis）時，正在海德堡大學擔任孔澤的助理職務。孔澤接受科塞雷克的這項提案，並且建議研究的範圍應當限定在德語世界。1963年，孔澤、布魯納和科塞雷克在海德堡大學進行第一次的編輯會議，首度將科塞雷克腦中這項想法轉成實際的研究計畫。¹⁰⁴《歷史的基本概念》三位編輯，知識思想背景皆不一樣。孔澤主要的研究興趣在於前工業世界進入現代的轉變，這項轉變依據社會群體一連串的再分類而被感知，進而成為「社會史」研究的對象。¹⁰⁵《歷史的基本概念》第六冊乃是題獻給孔澤，科塞雷克將孔澤形容為一位負責描繪社會概念的歷史以及置放社會概念的類型概念於社會史脈絡中的研究者。¹⁰⁶相較之下，布魯納的研究則聚焦於理解概念世界的重要性。¹⁰⁷布魯納

¹⁰²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92.

¹⁰³ Irmline Veit-Brause, "A Note on *Begriffsgeschichte*," *History and Theory* 20:1 (Feb., 1981), 64.

¹⁰⁴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viii.

¹⁰⁵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xii. 關於孔澤的社會史研究取向，可見 Werner Conze, "Social History," trans. Charles A. Wrigh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1 (Autumn, 1967), 7-16.

¹⁰⁶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8.

¹⁰⁷ 關於布魯納的研究取徑，可見 James Van Horn Melton, "Otto Brunner and the Ideological of *Begriffsgeschichte*,"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認為研究者可以重建人們概念化的語言，並且轉譯這些過去的概念成爲我們自身的術語。布魯納結合結構的社會史和概念史，並且以分析語言的方式從事自身的研究。¹⁰⁸《歷史的基本概念》第三冊乃是題獻給布魯納。¹⁰⁹雖然布魯納以他的概念研究取徑，著手研究社會史和中世紀的歷史，但《歷史的基本概念》中關於基本概念的境界則出自於孔澤和科塞雷克之手。¹¹⁰對布魯納來說，基本概念之所以基本之因，是因爲這些概念是具體秩序的表述，可以用來連結歐洲的過去。然而，布魯納認爲這些源自於中世紀理解的概念，則無法爲繼起世代所利用。¹¹¹因此，有評論者認爲布魯納對於《歷史的基本概念》的貢獻僅僅在於挑選條目，編輯的重擔落在孔澤和科塞雷克肩上。¹¹²而布魯納在《歷史的基本概念》中所收錄的關於「封建主義」的論文，也只呈現了封建關係的歷史及其轉變的術語。¹¹³另一方面，孔澤在《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提交的論文，如「貴族」(nobility)、「工人」(worker)、「農民」(peasant)、「中間階層」(middle stratum)等，則同樣聚焦於社會群體與社會關係的分類，而非去探究這些分類如何進行表述一個轉變的概念領域。¹¹⁴因而整部《歷史的基本概念》的聲名是立基於科塞雷克的戮力打造，¹¹⁵

Begriffsgeschichte, 21-33.

¹⁰⁸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59-60.

¹⁰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7.

¹¹⁰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i.

¹¹¹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ii.

¹¹² Melvin Richter, "Appreciating a Contemporary Classic: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and Future Scholarship," 8.

¹¹³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ii.

¹¹⁴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v.

¹¹⁵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v. 這亦可從科塞雷克實際爲《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撰寫的條目窺知一二。科塞雷克本人替《歷史的基本概念》撰寫了完整的3篇文章（第1冊的“Bund”、第2冊的“Emanzipation”和第3冊的“Krise”）以及7篇文章的重要部分（第1冊的“Demokratie”、第4冊的

甚至可以說是科塞雷克用來探究和書寫概念史的體現。¹¹⁶

(二) 編輯理念

《歷史的基本概念》是被歸納為研究作為「指標」和「要素」的社會／政治語言。目標是要呈現用來分析政治和社會語彙具有劃時代的轉變的概念史。¹¹⁷ 這個計畫本來設定是由海德堡大學的十位學者進行研究，研究的斷限則鎖定在十九世紀德國社會／政治語言的概念變遷。但《歷史的基本概念》發展的規模逐步地擴大，最後是以八大冊 115 篇文章告結，共有 109 位作者執筆，編纂的時間逾二十年。第一冊於 1972 年出版，最後一冊則於 1992 年付梓。¹¹⁸ 《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錄的文章，來自各個不同的領域，研究的時間斷限則長達二千年，從古希臘以迄威瑪共和時代。¹¹⁹ 事實上，《歷史的基本概念》本來欲編輯 150 個概念，當第一冊出版後，這個念頭減至 130 個概念，但實際上因為原作者的過世、寫作時間的限制、原作者的脫稿以及原作者未能符合編輯方針之故，最後只有 115 個概念出版。¹²⁰ 《歷史的

“Interesse”、第 5 冊的“Revolution”、第 3 冊的“Herrschaft”、第 3 冊的“Staat und Souveranitat”、第 6 冊的“Verwaltung”和第 7 冊的“Volk, Nation”)。見 Melvin Richter and Michaela W.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44.

¹¹⁶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

¹¹⁷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7.

¹¹⁸ 需要請讀者注意的是，正因為編輯時間長達 25 年，所以《歷史的基本概念》最後的樣貌，並非如科塞雷克原先所規劃設計的藍圖一般。亦即，《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錄的每篇文章，並非劍及履及地落實科塞雷克所撰寫的指導方針和原則。見 Kari Palonen, “A Train Reading Marathon: Retrospective Remark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ceptual History* 10 (2006), 160-175.

¹¹⁹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p. 167. Niels Åkerstrøm Andersen, *Discursive Analytical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Foucault, Koselleck, Laclau, Luhmann*, 33.

¹²⁰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基本概念》的作者則是從各個領域專精的研究者中找尋寫手，每篇文章基本上由一位作者執筆，但有時候則會出現一篇文章有其他作者增加補充的部分。亦會出現一篇文章是由數個作者按照時間序列，切分為數個作者共同執筆的情況。作者群除了歷史學家以外，尚有法學家、經濟學家、語言學家、哲學家、神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等共同襄助。《歷史的基本概念》的每篇文章（每個條目）會包含數個概念於內。這是因為唯有將平行或相反的概念包含於內，將普遍和特殊的概念加以範疇化，將重疊的兩個甚至更多的表述方式加以記錄，才得以確立一個特定的概念在社會秩序中的狀態。唯有將流轉衍化的諸種字詞（words）納入同一篇文章中考慮，意義的交錯、連續或汰除才得以被完整地探詢。¹²¹

（三）印刷形式

《歷史的基本概念》實際的出版格式上，科塞雷克曾提到第六冊因為既定的文章未能在時間內完成，且增加收錄先前遲交的稿件。負責編纂的編輯者不願意設定或縮減文章的篇幅，而決定將第六冊劃分為第六和第七冊。因此第七冊並非獨立的內容，而是第六冊內容的補充與延續。¹²² 至於以清單登記的索引形式（register volume），分上、下兩冊於1997年出版的第八冊，原先則不在科塞雷克原初的出版計畫當中。¹²³ 第八冊的索引包含了德語的概念，也包含了那些源自於兩種古代傳統語言影響的概念，以及源自於義大利、法文和英文影響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8;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p. xiv; Melvin Richter and Michaela W.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47.

¹²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3.

¹²²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29.

¹²³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4.

的概念。作為索引的第八冊不收錄動詞、副詞和形容詞的概念表述形式。但收錄了所有的名詞，按照時間序列進行分類，且記錄了這些名詞發生的脈絡。每個概念盡可能地收錄進補充、相關或相反概念的引用資料，意圖建立起一個概念在廣泛立論脈絡中的位置。¹²⁴《歷史的基本概念》不提供在一個特定時段將語言視為一個整體的橫切面，而是關注概念如何變遷。¹²⁵第八冊的索引提供了一個結合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工作基礎。第八冊的索引可以發展出全部基本概念의 交互連結，因而建立起一項嶄新的研究計畫，使得後繼研究者可以從中開展新的研究。第八冊的索引亦進一步地提供了闡釋概念產生的脈絡。第八冊的索引包含了212個在《歷史的基本概念》中被研究的概念，無論是在專屬的條目底下或是作為其他概念的組成部分。因此，每個概念可以個別地或是與其他概念並置進行檢視。¹²⁶

《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錄的每篇文章長度依照資料的不同，分佈於20到60頁之間，大部份文章平均皆超過50頁，¹²⁷最長的文章則會有超過百頁之譜。每篇文章皆可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近代早期概念和字詞的歷史。第二部份是文章的主軸，則鎖定在揭示概念如何擄獲它的現代特質之過程。最後部分則集中討論概念在當代的用法。¹²⁸整部《歷史的基本概念》篇幅則超過7,000頁，¹²⁹使用了

¹²⁴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36.

¹²⁵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35.

¹²⁶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36-37.

¹²⁷ Melvin Richter, "Appreciating a Contemporary Classic: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and Future Scholarship," 10.

¹²⁸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24.

¹²⁹ Melvin Richter and Michaela W.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47.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和之後時期高達 18 萬種的原始資料。¹³⁰ 在版面的配置上，科塞雷克認為《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內容配置是以字母的順序為序列。科塞雷克認為以主題或是時間向度來進行內容的排序是不實際的，理由在於這樣的排序方式會造成強加編輯主觀詮釋於上的先入為主。唯有以字母進行排序才可以對歷史變遷的現象，提供一個彈性且適合的方案。¹³¹ 科塞雷克認為任何對概念不以字母排序而以主題排序的方式，勢必會扭曲概念的歷時性轉變形式。¹³²

(四)「概念史」的實踐工程

《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基本意圖是探索語言和社會史之間的關係。科塞雷克認為《歷史的基本概念》是為了解探索舊世界的解體與現代的誕生，如何經由概念變遷、編制的歷史而生成，是一個面向現在而定位的計畫。它的主題是現代世界乃是經由語言被記錄下來的。¹³³ 歷史結構中的變遷需要經由語言這個媒介被詮釋。¹³⁴ 《歷史的基本概念》並非將現代僅僅指涉為當代 (contemporary)，而是用來探索現代和舊世界如何重疊且改變它們的意義。《歷史的基本概念》鎖定的是德語歐洲的概念，分析的是從十八和十九世紀政治革命和工業革命而來的轉變，這樣的轉變被記錄在社會和政治的概念當中。這些概念在這兩大革命的進程中顯而易見地被影響、改變、置換或導引。¹³⁵ 《歷史

¹³⁰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4.

¹³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23.

¹³²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6.

¹³³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8.

¹³⁴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9.

¹³⁵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8.

的基本概念》的編輯群拒絕將「概念」僅僅作為社會變化的指標來看待。他們堅持應將「概念史」從「簡化的」社會史中區分出來。概念之所以能對政治和社會變遷產生影響，正是因為通過概念，一種視域才得以建立，而這種視域是用以感知、評價結構變遷，並且加以影響結構的變遷。¹³⁶ 科塞雷克對於《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提出的問題在於：概念有被普遍的用法嗎？概念的意義是有爭議的嗎？什麼是概念用法的社會範圍？詞彙在什麼樣的脈絡底下出現？詞彙可以依照與之平行的概念被表述嗎？無論是在互補或相反的立場？誰使用這個詞彙，爲了什麼樣的目的？要傳達給誰？在社會的用法究係有多久？詞彙在社會和政治語彙之中的化合效應爲何？隨著時間流逝，詞彙如何與其他詞彙重疊和匯合？¹³⁷

《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錄的詞彙包括以下數種：1. 用以分類事物構造方式的主要概念。2. 爲政治、社會和經濟組織使用的關鍵詞彙。3. 關於這些組織規訓的自我表徵。4. 與政治運動切合相關的概念和口號。5. 主要職業團體和社會階層的稱號。6. 用來詳盡表述和詮釋社會／政治和勞動領域的核心概念。¹³⁸ 《歷史的基本概念》的主要關懷是要揭示社會和政治概念化的「現代」如何呈現的方式。但並非意圖處理全部的社會和政治語彙。《歷史的基本概念》的目標是要經由法國大革命之間所發生的事件和變遷，追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範疇化概念以迄現代的語言使用形式。¹³⁹ 《歷史的基本概念》的方法論預設是自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政治論述中的古典主題開始產生巨大的變化。這是爲人熟知的所謂「鞍形期」(Sattelzeit)，意指在1750-1850

¹³⁶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6.

¹³⁷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xiv.

¹³⁸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8.

¹³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9.

年間，舊制度下的德國已然發生一連串的轉變，而這些轉變是德國（德語歐州）現代的到來，以及現代所帶來的感知與影響。概念在這一時期中，在特性上發生快速的轉變。這個方法假定：概念記錄了政府結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並且對這些結構產生影響，記錄了德語世界社會和政治語言的基本概念的歷時性之意義變遷。¹⁴⁰「鞍形期」是用來標誌著「過去」逐漸地轉變成為「現在」的過程。概念記錄了這些變遷。從1750年開始，社會和政治術語的變遷速度開始加速。從這個時期開始，有一股先前不為人所知的字詞和意義開始出現，因此對世界的新認知開始充滿整個語言當中。¹⁴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科塞雷克認為「鞍形期」最初被認為是一個打造《歷史的基本概念》的應用口號標語。但隨之時間的發展與成熟，這個概念卻逐漸模糊而非提升《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價值。科塞雷克其後以一個較為不模糊的隱喻：「分水嶺時期」（Schwellenzeit）取代「鞍形期」。而且科塞雷克強調對於「鞍形期」這樣一個時期的假設並不在《歷史的基本概念》實際運用的方法論中佔有一席之地。「鞍形期」既不是一個本體論的概念，也不是附著於一個單一的國族語言之上。「鞍形期」這樣的分期辦法是為了解《歷史的基本概念》的焦點以及實際操演的便利工具，是用來確定德語世界在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之間的時段所出現的語彙變遷情況。¹⁴²

（五）何謂「基本概念」？

科塞雷克在《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序言中，首次將關鍵的社會

¹⁴⁰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4;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6.

¹⁴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9-10.

¹⁴²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9.

和政治概念如何從複數的形式轉換為集體單數的歷史變遷形式的重要性提出強調。例如由“histories”到“history”，從“liberties”到“liberty”。¹⁴³《歷史的基本概念》對「字詞」和「概念」是有所區別的。從字詞到概念的轉變是浮動的。一個字詞的意義通常指向它所意謂的事物，可能是一項思想或一件事物。一項概念可能會附著於一個字詞，但概念並不僅僅止於那個字詞。一個字詞要變成一項概念，就是當一個單一的字詞包含容納了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脈絡中，發源產出的所有意義。並且這個單一的字詞，是不可或缺地用以闡述在一個特定的社會政治脈絡中，發源生產的所有意義。一個字詞可能擁有許多可能的意義，但一個概念則將這些意義連結整合在其中。亦即，字詞的意義可以被正確地定義，但概念只能被詮釋。因此，概念乃是許多語意內容的集中。¹⁴⁴在《歷史的基本概念》中的每個概念都具有兩種面向：一方面，概念指向外在於其的事物，概念指向外在於它們被使用的脈絡之外的事物。另一方面，這個概念是依據語言所提供的範疇，而被感知理解的。¹⁴⁵

《歷史的基本概念》是經由基本概念來詮釋歷史，且歷史性地理解這些概念。¹⁴⁶所謂的基本概念是極度複雜、無法避免、意義含混、爭辯和爭論的概念。¹⁴⁷一旦一個概念被置放在一個歷史脈絡當中，這個概念就可能被稱為基本概念。假如當所有競爭的社會階層和黨派發現這個概念，是不可或缺地用以表述它們特殊的經驗、興趣和黨派

¹⁴³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

¹⁴⁴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9-20.

¹⁴⁵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1.

¹⁴⁶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21.

¹⁴⁷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

政治方案，這個概念就會成爲基本概念。基本概念會成爲社會中最常用的用法，因爲在一個特定的情況下，基本概念記錄了那些最小的共性。¹⁴⁸ 基本的歷史概念並非那些歷史研究的手冊和方法論作品中的「專門詞彙」（technical terms），而是那些可以被歷史地研究和定義概念的詞彙。因此，《歷史的基本概念》所收錄的詞彙是用來分析歷史結構和主要歷史事件的複雜性。¹⁴⁹ 《歷史的基本概念》的目標是判別三種類型的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其中每種類型都依照當前的德語用法來界定。這三類概念分別爲：1. 長期使用的概念，諸如「民主」（democracy），今日使用這種語言的人，依舊可以重新獲得和理解這個詞彙的涵義。2. 諸如「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國家」（the state）這樣的概念，從「鞍形期」以來，這些詞彙的早期意涵已經從用法中被抹去，以致於唯有對它們之前的意涵進行學術的再建構之後，才能理解在更早期的文本中對它們的使用。3. 諸如「凱撒主義」（Caesarism）、「法西斯主義」（Fascism）、「馬克思主義」（Marxism）這類新名詞，這等詞彙是在革命轉型的過程中所鑄造而成，而它們又有助於形塑或詮釋革命轉型的過程。¹⁵⁰

科塞雷克定義基本概念是社會和政治語彙中無可避免、無可取代的部分。唯有一個概念達致這樣的狀態，它便會成爲一個單一的字詞或詞彙，譬如「革命」、「國家」或「民主」，進而成爲基本概念。基本概念以這樣的方式連結了多樣的經驗和期望，並且成爲在特定的時段用來表述最爲急迫事件之不可或缺の用法。因此，基本概念是極爲複雜，極具爭議和論爭性的。沒有基本概念の長期積累，政治行動和

¹⁴⁸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32.

¹⁴⁹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7-8.

¹⁵⁰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6-37.

社會舉措無法憑空出現。¹⁵¹ 因此，基本概念必定要被進行詮釋，以便挑選出它們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多樣的意義、內在的矛盾以及多變的應用方式。科塞雷克認為雖然基本概念在論述之中產生作用，但基本概念卻是所有議論轉變環繞的中樞。因此，一項論述需要基本概念來表述其所談論的內容。概念的分析則需要語言和語言之外的脈絡，包括論述所提供的脈絡。¹⁵² 一個基本概念是連結不同的歷史經驗和多種的意義。換句話說，基本概念經常是被認為是擁有歧義（多重意義）的詞彙意義。基本概念是在特定的時間中，用來描述最為急迫事件所不可或缺的概念。在《歷史的基本概念》中，概念被認為是超越詞彙的多樣意義，而這些意義是被清晰定義的。社會和政治的概念是在長時段的語意過程中被產製出來的，這個語意過程包括了多樣和矛盾的經驗。一個擁有過去諸種用法的政治和社會概念，無法被削減為一個簡單的基本觀念（idea）。基本概念因為可以一再地被運用，因而積累了在政權或社會形勢每一次變遷中，都未曾流失的長時段意義。基本概念的特質是它們會重複地被應用於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景況，具備有相對長期延伸的結構。¹⁵³

（六）研究假設

《歷史的基本概念》的編輯群堅持以下四條方向為原則：1. 「概念史」與社會史的資料來源必須結合使用，在概念變遷和社會變遷之間，存有動態的互動過程。2. 既然語言既是結構變遷的體現，又是其指標，因此，對於概念史的研究，就必須使用衍生於語言學、歷史語義學和結構語言學的一整套方法，以適應概念史自身的意圖。3. 只有

¹⁵¹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4.

¹⁵²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4-65.

¹⁵³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6-67.

通過對那些擁有廣泛範圍、在起源與訴求方面頗有差異，且涵蓋所有社會形構的材料進行分析，才能建立起概念的用法和變遷。4. 對於撰稿者而言，不可或缺的是對每個時期的辭典（德語辭典、雙語辭典和多語辭典），以及對百科全書、手冊和類屬辭典中，適當的條目進行系統地考查。¹⁵⁴

《歷史的基本概念》所關注的是對許多與「鞍形期」概念發展有關的假設進行檢驗：1. 「時間化」（Verzeitlichung；the location within a tempor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¹⁵⁵ 將現代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嵌入某種哲學，或某種視域之中的實踐。在方法論上，「時間化」意味著概念史在確定歷史的非連續性時，可以作出獨一無二的貢獻。由於這類在語言當中的中斷被反映出來，因此，它就為確定事件和制度中的「斷裂」提供了一種不可或缺的脈絡。在打造現代的關鍵性轉型中，語言變遷的加速發展顯得十分顯著。因此，《歷史的基本概念》假設概念不僅依照它們的語意場域而改變，並且也根據概念的時空性假定而改變。¹⁵⁶ 時間化的概念同樣促進了線性的歷史觀。¹⁵⁷

2. 「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democratization），¹⁵⁸ 即政治詞彙和社會詞彙的「民主化」。這種情況在近代早期之前，就已經被專門化，且相對被限制在精英階層之中。以迄十八世紀，在閱讀的方式、閱讀的內容和形式方面，在所傳達的政治資訊對閱聽人影響的規模等方面都出現了深刻的變化。以前，人們密集地、深入地重複閱讀

¹⁵⁴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9.

¹⁵⁵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2.

¹⁵⁶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7.

¹⁵⁷ Willibald Steinmetz, “Some Thoughts on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Basic Concept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Concepts* 7:1 (Winter, 2012), 92.

¹⁵⁸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2.

相同的文本；現在，許多文本變得容易獲取，而且被更加迅速地瀏覽。政治概念和社會概念經由多樣的媒介，例如報紙，而不是僅僅通過書籍進行傳播。如此一來，熟悉政治概念的讀者大眾規模急遽增加。對於那些無法閱讀的人而言，許多人變得對政治商議中所使用的概念也非常熟悉，因為他們都得以親身參與以往幾乎一無所知、大規模的政治運動。¹⁵⁹

3. 「意識形態化」(Ideologiesierbarkeit; the increasing susceptibility of concepts to the abstraction from their concrete social and historical referent)，¹⁶⁰ 意即概念可以與意識形態相結合的程度。在舊制度歐洲階層和等級特徵的體系中，政治和社會概念傾向以特殊和獨有的形式出現，並且以複數形式來指稱已經得到明確定義的社會等級和特權。但至十八世紀初，那些依舊被使用的古老詞彙，在社會的指稱中開始變得更為普遍，其意涵也變得更加抽象。因此，使用了「主義」(isms) 這樣的語言形式，或是使用單數的「自由」(liberty)，來取代以往以複數形式出現的「諸種自由」(liberties)。概念的文法形式從複數過渡到單數的變遷過程，正見證了意識形態的潮流。¹⁶¹

4. 「政治化」(Politisierung ; politicization)，¹⁶² 即概念的政治化。當革命、戰爭和經濟變遷摧毀了舊制度歐洲的社會團體、區域單位以及憲政認同時，作為武器的政治和社會概念在階級、階層和社會運動中的用法增加。概念開始成為公眾用來作為政治宣傳、口號的主題，甚至是成為濫用的詞彙。¹⁶³

¹⁵⁹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7-38.

¹⁶⁰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2.

¹⁶¹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8.

¹⁶² Iain Hampsher-Monk,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onceptual History-An Introduction," 2.

¹⁶³ Melvin Richter,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ating Political and

總而言之，《歷史的基本概念》的方法論是結合了歷時性和共時性的分析。唯有透過納涵在一個概念之中不同意義層次的歷時性探究，研究者才得以挖掘長時段的結構轉變。¹⁶⁴ 至於《歷史的基本概念》的全盤貢獻可以呈現在底下三種方式：第一，《歷史的基本概念》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訊。無以計數的引用資料和二手參考資料，使得《歷史的基本概念》成爲無價的資訊來源。第二，《歷史的基本概念》追溯了現代轉變的歷程。《歷史的基本概念》尋求解釋被記錄在概念中的經驗進程。第三，《歷史的基本概念》可以創建一個對於當代社會和政治語言的語意控制。¹⁶⁵

五、代結語：追隨抑或超越科塞雷克？

從1980年代以降，作爲一名「概念史家」的科塞雷克，其學術版圖開始向世界各地開枝散葉。「概念史」學術移植工程的第一站是尼德蘭和芬蘭、義大利、西班牙，以及斯堪地那維亞的幾個國家。¹⁶⁶ 1980年代中葉，里克特則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介紹概念史的研究取徑，進一步將概念史推入國際性視野。里克特嘗試結合並比較以斯金納（Quentin Skinner, 1940-）和普考克（J. G. A. Pocock, 1924-）爲首的英語世界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與科塞雷克概念史研究。¹⁶⁷ 這兩種研究取徑的差別在於，斯金納經由關注歷史行動

Social Concepts to Structural Change,” 38.

¹⁶⁴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8.

¹⁶⁵ Reinhart Koselleck,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15-16.

¹⁶⁶ 關於這些國家的概念史研究概況，可見 Pim den Boer, “National Cultures, Transnational Concepts: Begriffsgeschichte Beyond Conceptual Nationalism,”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205-222.

¹⁶⁷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94.

者（特別是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如何擁有與時俱進的概念，以及展演對某些概念進行所謂修辭的再定義，來研究概念變遷。科塞雷克則是更加從結構性的視角來研究概念，從時間的視野去區別社會與時代的信仰、經驗和期望。有論者提出，兩人的差別在於斯金納是「修辭的」，而科塞雷克是「時間的」。¹⁶⁸ 劍橋學派的研究焦點鎖定在脈絡式地理解重要的領銜人物之政治語言，如霍布斯（Hobbes, 1588-1679）和洛克（Locke, 1632-1704）等人。科塞雷克鎖定的焦點則在於特定詞彙的意義變動，以及歷史語意場域的轉變。¹⁶⁹ 然而，因為語言的隔閡，¹⁷⁰ 英語世界對於概念史研究的吸納是相對局限的。雖然劍橋學派的政治語言史研究和德國概念史皆同樣究心於十七世紀以迄十九世紀中葉的歷史時段，並且極少逸出這兩百年的時段進行研究。¹⁷¹ 然而，兩種研究取徑的主導人物之間的對話，主要是互相地批判和劃界。斯金納和普考克強調的是兩種取徑之間的區別而非相似，對於僅僅關注概念的語言研究提出質疑，並且明確地宣稱根植於德國研究取徑的現代性經驗，與其筆下研究的對象沒有產生任何關連。¹⁷² 斯金納和普考克皆抱持歷史學的技法在重建語言世界時，是無法詮釋語言世界中的變遷。根據普考克的轉述，斯金納認為歷史書寫是一種語言現象、字詞及其用法的總和，而這些語言現象、字詞及其用法所承載的概念並無法與語言的歷史分離，並且無法擁有自身獨立的歷史。¹⁷³

¹⁶⁸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95.

¹⁶⁹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viii-iv.

¹⁷⁰ 普考克就承認因其不諳德文，所以對於德國史學和概念史的發展，所知甚少。見 J. G. A.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47, 55.

¹⁷¹ Stefan-Ludwig Hoffmann and Kathrin Kollmeier, "Introducti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oaded? Writ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Concepts* 7:1, 80.

¹⁷²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95.

¹⁷³ J. G. A.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斯金納對於概念史的拒絕就在於依據語言形式而非在社會和政治脈絡中的概念，概念史的實踐會淪於僅僅是提供一份字詞的歷史。¹⁷⁴ 較之斯金納對德國概念史方法論的拒斥，¹⁷⁵ 普考克對於德國概念史的取徑並不敵視，而是抱持開啟對話空間的可能性。普考克認為概念雖然不是語言的附帶現象或不真實的，但傾向認為概念是語言的影響或訊息，而在文件記錄的積累中所保留的是語言流轉衍化的內容與用法的歷史，概念化的歷史必須由此被推演出來，且無法與之須臾分離。¹⁷⁶ 科塞雷克對於兩人的評論，皆有所回應。科塞雷克挖苦式地將斯金納標籤為帶著「極度規範」(excessively normative) 的研究取徑，去研究語言的「傳統拘泥的歷史家」(conventional historian)。¹⁷⁷ 對於普考克的質疑，則以直率唐突的表述方式進行回應，「如同我先前所提到的，我早已在很久以前著手處理他所提出的問題。」¹⁷⁸ 此外，科塞雷克在德國被認為是一流的歷史學家，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科塞雷克的聲名則是以社會、政治和文學理論學家享譽於世，身為一位歷史學家的科塞雷克是以作為第二流的學者被認識的。¹⁷⁹ 這些原因加總起來，使得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在英語世界一直踟躕不前。劍橋學派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in Hartmut Lehmann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48, 52.

¹⁷⁴ Quentin Skinner,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8), 119-132.

¹⁷⁵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Intellectual History, Liberty and Republicanism: An Interview with Quentin Skinn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3:1 (Apr., 2007), 113-115.

¹⁷⁶ J. G. A. Pocock, “Concepts and Discourse: A Difference in Culture? Comment on a Paper by Melvin Richter,” 53.

¹⁷⁷ Niklas Olsen,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195.

¹⁷⁸ Reinhart Koselleck, “A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64.

¹⁷⁹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ix; David Carr, “Review of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197.

的政治語言史研究和德國的概念史一直處於平行發展的景況。¹⁸⁰

雖說如此，還是有學者對於科塞雷克所打下的一片江山，抱持著高度的興趣。倘若要去書寫二十世紀的概念史，要去書寫霍布斯筆下「極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紀概念史，該如何書寫？就有研究者認為自從十九世紀末以迄1970年代，現代的社會和政治語言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概念變遷，並且一直延續到我們生活的當代。在1750-1850年間轉變進入現代性的「分水嶺時期」後，繼而出現了第二次的轉變過程。¹⁸¹ 這樣的提問出自於對科塞雷克的《歷史的基本概念》的有效性是否可以套用在二十世紀？或是需要一個嶄新的方案來處理二十世紀社會和政治語言的概念變遷？在全球化的脈絡底下，單一國族語言的方案是否能具實行性？如何概念地去理解複數的行動者和能動性？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基本概念的历史是否仍僅附著於其所源自的歷史時段？¹⁸² 依照著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個化」假設，二十世紀的概念變遷同樣擁有四個特徵：第一個特徵是「科學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 ; scientization)，意指在二十世紀的社會和政治語言中，科學逐漸發展其重要性。舉例而言，達爾文主義或心理分

¹⁸⁰ Stefan-Ludwig Hoffmann and Kathrin Kollmeier, "Introducti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oaded? Writ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80. 英國史家柏克則曾提出結合德國概念史和英國劍橋學派的「第三條路」取徑：「思想／智識實踐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見 Peter Burk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103-128. 不過，筆者認為慣常提出替代性方案的柏克，並沒有真正處理到兩個學派互相劃界的癥結性問題。理由在於無論是柏克倡導的「文化史」研究或是「思想／智識實踐」的研究取徑，都不是這兩大學派關懷的重點。

¹⁸¹ Stefan-Ludwig Hoffmann and Kathrin Kollmeier, "Introducti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oaded? Writ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82; Christian Geulen, "Reply,"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Concepts* 7:1, 120.

¹⁸² Stefan-Ludwig Hoffmann and Kathrin Kollmeier, "Introducti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oaded? Writ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78.

析的重要性越發重要。第二個特徵是「普及化」(Popularisierung ; popularization)，因為媒體和資訊科技的最新發展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末的長足發展所致。特別是出現了環境或媒體等新興的基本概念。第三個特徵是「空間化」(Verraumlichung ; spatialization)，取代了科塞雷克的時間化成爲二十世紀的特徵。由於空間內資訊溝通與循環的強化，使得整個世界更加的齊一，然而，在同一時間，卻激發尋求歧異之處和開啟暴力的上揚，是概念變遷中最爲明顯的面向。第四個特徵是「發散化」(Verflüssigung ; volatilization)，這是意指在二十世紀中葉以降，概念開始呈現普遍化的情況，概念開始與其固有的起源與脈絡解離，並且滲透入整個社會。不像《歷史的基本概念》的情況，二十世紀的概念在發展中失落了它們特殊的語意意義。¹⁸³

¹⁸³ Stefan-Ludwig Hoffmann and Kathrin Kollmeier, "Introducti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oaded? Writ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82-83.

徵引書目

- 方維規：〈「鞍形期與概念史」——兼論東亞轉型期概念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臺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頁85-116。
- 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收於黃興濤主編：《新史學：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20。
- 方維規：〈歷史沉澱於特定概念〉，（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111期，2009年2月，頁124-131。
- 方維規：〈歷史語義學與概念史——關於定義和方法以及相關問題的若干思考〉，收於馮天瑜、劉建輝、聶長順編：《語義的文化變遷》，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19。
- 李宏圖、王加豐選編：《表象的敘述》，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金觀濤、劉青峰：〈隱藏在關鍵詞中的歷史世界〉，《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臺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頁55-83。
- 孫江：〈概念、概念史與中國語境〉，收於孫江、劉建輝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頁1-11。
- 陳建守：〈文化史的由來、實踐及意義——介紹兩本討論文化史的著作〉，《思與言》第44卷第2期，2006年6月，頁243-267。
- 湯志傑：〈本土觀念史研究芻議：從歷史語意與社會結構摸索、建構本土理論的提議〉，收於鄒川雄、蘇峰山主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啟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2009年，頁313-366。
- 黃進興：〈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5號，2010年2月，頁327-354。
- 黃興濤：〈序言：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收於黃興濤主編：《新史學：文化史研究的再出發》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15。

Åkerstrøm Andersen, Niels. *Discursive Analytical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Foucault, Koselleck, Laclau, Luhmann*.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3.

Ball, Terence,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 Hanson, ed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Boer, Pim den. “National Cultures, Transnational Concepts: Begriffsgeschichte Beyond Conceptual Nationalism.”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11, 205-222.

Bonnell, Victoria E. and Lynn Hunt. “Introduction.”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32.

Burke, Peter.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3:1 (Jan., 1997), 55-58.

Burke, Pete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11, 103-128.

Cabrera, Miguel A. *Postsoci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Marie McMah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5.

Carr David, “Review of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History and Theory* 26:2 (May, 1987), 197-204.

Castiglione, Dario and Iain Hampsher-Monk, eds.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ational Context*.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onze, Werner. "Social History." trans. Charles A. Wright.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1 (Autumn, 1967), 7-16.
- Darnton, Robert.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i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219-252.
- Escudier, Alexandre. "'Tempo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Modernity: A Tentativ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in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ed.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Universidad de Cantabria, 2011, 131-177.
- Geulen, Christian. "Reply."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Concepts* 7:1 (Winter, 2012), 118-128.
- Grigor Suny, Ronald. "Back and Beyond: 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5 (Dec., 2002), 1476-1489.
- Hampsher-Monk, Iain, Karin Tilmans, and Frank van Vree, eds. *History of Concept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8.
- Hobsbawm, Eric. *Interesting Times: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London: Allen Lane, 2002.
- Hoffmann, Stefan-Ludwig and Kathrin Kollmeier. "Introducti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loaded? Writing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Concepts* 7:1 (Winter, 2012), 78-86.
- Jordheim, Helge. "Against Periodization: Koselleck's Theory of Multiple Temporalities." *History and Theory* 51 (May, 2012), 151-171.
- Koselleck, Reinhart. "Introduction and Prefaces to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trans. Michaela Rich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6:1 (Summer, 2011), 1-37.

- Koselleck, Reinhart. "Linguistic Change and the History of Event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1:4 (Dec., 1989), 649-666.
- Koselleck, Reinhart.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Conceptual Change." in Willem Melching and Wyger Velema, eds. *Main Trends in Cultural History: Ten Essays*.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1994, 7-16.
- Koselleck, Reinhart.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Koselleck, Reinhart.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Samuel Preser and other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ehmann, Hartmut and Melvin Richter, eds.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 Washington, D.C.: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 Olsen, Niklas. *History in the Plura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Reinhart Koselleck*.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2.
- Palonen, Kari. "A Train Reading Marathon: Retrospective Remarks o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ceptual History* 10 (2006), 160-175.
- Richter, Melvin and Michaela W.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7:2 (Apr., 2006), 343-356.
- Richter, Melv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chumann, Dirk. "Childhood and youth in Nazi Germany." in Paula S. Fass, ed.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Childhood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451-468.
- Sebastián, Javiér Fernández and Juan Francisco Fuentes. "Conceptual History, Memory, and Identity: An Interview with Reinhart

- Koselleck.”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2:1 (March, 2006), 99-127.
- Sebastián, Javier Fernández. “Intellectual History, Liberty and Republicanism: An Interview with Quentin Skinner.”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3:1 (Apr., 2007), 103-123.
- Skinner, Quentin. “Langu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8, 119-132.
- Specter, Matthew G. *Haberma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piegel, Gabrielle M.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65:1 (Jan., 1990), 59-86.
- Spiegel, Gabrielle M.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Steinmetz, Willibald. “Some Thoughts on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Basic Concept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of Concepts* 7:1 (Winter, 2012), 78-128.
- Tribe, Keith.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Project: 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Conceptual Histor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1 (Jan., 1989), 180-184.
- Veit-Brause, Irmline. “A Note on *Begriffsgeschichte*.” *History and Theory* 20:1 (Feb., 1981), 61-67.
- Zammito, John. “Koselleck’s Philosophy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iew of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 *History and Theory* 43:1 (Feb., 2004), 124-135.